



## 求那跋陀羅對中國禪宗之貢獻(五)

田光烈

所謂正法者，三藏十二分教無非正法，八萬四千法門亦無非正法。人生幾何，對如是衆多正法，焉能一一攝受，故《大涅槃經》(卷二十五)只說大涅槃近因有四：「一者親近善友；二者專心聽法；三者繫念思惟；四者如法修行」。

一、親近善友者：《瑜伽師地論》(卷三十五)謂「由四種相當知菩薩善友具足」：「一善友性不愚鈍，聰明點慧，不墮惡見；二不教人行放逸，亦不授與諸放逸具；三不教人行惡行，亦不授與諸行惡行具；四不勸捨增上功德而勸修下劣功德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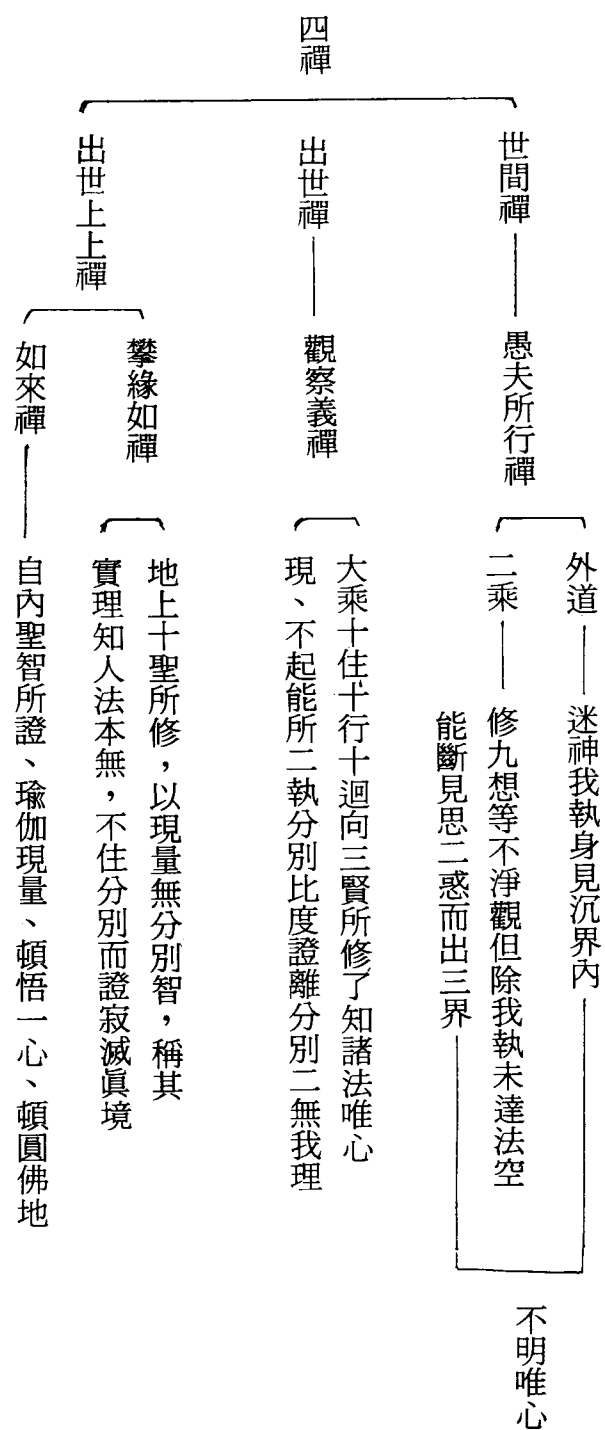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專心聽法者：據《瑜伽師地論》(卷六十一)聽聞正法時要離六種過失，作五種觀想，方能專心。離六種煩惱過失者：「謂憍慢過失、不欲過失、不信過失、身心損惱過失、散亂過失、迷惑過失」。五種觀想者：「一作實想，難得義故；二作眠想，能得廣大俱生妙慧因性義故；三作明想：已得廣大俱生慧眼，於一切種如實所知等照義故；四作大德勝功德想，能得涅槃及三菩提無上妙跡因性義故；作無罪大適悅想，於現法中，未得涅槃及三菩提，於法無法揀擇(挑選)止觀(禪定)無罪大樂因性故」(卷四十四)。五種觀想中三種提到因性，就是說專心聽聞正法，可以作為捨染趣淨、轉迷為悟之因(助因)。

三、繫念思惟者：繫念即止，思惟即觀，止觀及禪定。《毗婆娑論》(卷四十)有繫念眉間、明間(眼)、鼻按、髮際、鼻端及住奢摩他(止)、住毗鉢舍那(觀)諸說，皆修禪法門。《大涅槃經》(卷二十五)繫念思惟非止一般禪觀，要修集空、無相、無作三三昧乃名「繫念思惟」，龍樹謂三三昧乃入涅槃之門故也。三三昧乃三乘各別禪定境界。定名空三昧，聲聞定多故常觀空。慧名無作三昧，菩薩慧多故常觀無作。捨名無相三昧，諸佛如來定慧平等故常觀無相。無相三昧，「亦曰無相涅槃。無相者實相也，無其執相，非相亦無」(《大涅槃經·師子吼品》)。《楞伽經》(卷二)佛告大慧有四種禪。

云何爲四？謂愚夫所行禪、觀察義禪、攀緣如禪、如來禪。云何愚夫所行禪？謂聲聞緣覺外道修行者，觀人無我性，自相共相骨鎖，無常、苦、不淨相，計著爲首，如是相不異觀，前後轉進相不除滅，是名愚夫所行禪。云何觀察義禪？謂人無我自相共相外道自他俱無性已，觀法無我彼地相義漸次增進，是名觀察義禪。云何攀緣如禪？謂妄想二無我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，是名攀緣如禪。云何如來禪？謂入如來地行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，成辦衆生不思議事，是名如來禪。

「愚夫所行禪者：外道迷神我，執身見沉淪三界之內；二乘證人空，斷見思二惑出三界之外，境界不同，所以同稱「愚夫」者，因其俱迷唯心現量，不了自共相空真無我理，未斷無明故也。二乘人觀自他身骨，如鑱相連，皆是無常、苦、空、不淨之相，以此骨鑱觀為首，對治計著身為常樂我淨之執。在禪定之中，所觀如是境相與能觀智不異，能所一致，此禪觀義（境）成。自此漸次勝進，而證滅受想定。以其取著漸次成功之狀，故云「相不除滅」。是名「愚夫所行禪」。

觀察義禪者：此通三賢所修之禪，義即境也。三賢人以理事為所觀境，了知諸法自共相空，不起能執，故云「人無我」，知諸法唯自心現，不起所執，則離外道所執諸法，自他緣生，故云「無性」。由無性故證「法無我」。于彼十地聖人所證理境隨順觀察，轉進增勝，是名「觀察義禪」。



攀緣如禪者：此十地聖人所修之禪也。如謂真如，入地以後，地地增勝，以無分別智斷俱生法執，證寂滅真境，名攀緣如禪。前三賢位以分別比度而知實有二無我理為所證境。所謂「現前立少物，謂是唯識性」，若存此念即是妄想，所謂「妄想二無我妄想」。十地聖人以現量無分別智，稱其實理而觀，人法本無，原非妄想。故云「如實處不生妄想，是名攀緣如禪」。

如來禪者：謂入如來地，證極果已，即得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，樂住即禪定。三種樂住謂空、無相、無作等圓融三解脫門，此三解脫門，乃諸佛世尊所常住之大禪定窟，佛在自覺聖智瑜伽現量之中，頓悟一心、頓圓佛地、三德秘藏、一念頓圓、頓能成熟一切眾生不思議事之境。言語道斷，心行路絕，故名如來禪。現在再將四禪內容列表如下：

《楞伽經》所說四禪本至極之理，為教禪所宗，後來教禪分立，又有所謂「祖師禪」之說。以為《楞伽經》所言「如來禪」，乃教內未了之禪，以「祖師禪」為教外別傳至極之禪。其源出于《景德傳燈錄·仰山章》（卷十一），師（仰山）問香巖（智閑）：「師弟近日見處如何？」巖曰：「某甲卒說不得。乃有偈曰：去年貧未是貧，去年貧無卓錫之地，今年貧錫也無。師曰：汝只得「如來禪」，未得「祖師禪」。香巖又答一偈道（《五燈會元》卷九）：「我有一機，瞬目視伊。若人不會，別喚沙彌」。仰乃報焉山曰：且喜閑師弟會「祖師禪」也。「祖師禪」和「如來禪」有何區別？有人根據這則公案，說「如來禪」是落功勳漸次的，「祖師禪」是頓悟本然的（《中國佛學》四十六頁）。這是以頓漸標準來判斷「祖師禪」與「如來禪」的優劣的。仰山、智閑均南宗六祖慧能下五世。南頓北漸，頓優漸劣，這種看法由來已久。故六祖以後，學禪者紛紛以南宗相尚。而儒者談禪，則對於二者均有貶辭。

明代趙貞吉（字孟靜號大洲）是王陽明系統下泰州學派的一位著名學者。他擬著一部《二通》以括古今之書。內篇曰經世通，外篇曰出世通。外篇分二門，曰說曰宗（即《楞伽》宗通說通之意）。說之為部三：曰經曰律曰論，宗之為部一，曰單傳直指。書雖未成，從他所訂的條目來看，儼然是一位禪師口吻。他對明末的禪風卻極為不滿。其與友人書云：「僕之為禪，自弱冠以來，敢欺人哉。試觀僕之行事立身，于名教有悖謬者乎？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。蓋僕以身證之，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」。又說：「朱子云：佛學至禪學大壞。蓋至于今，禪學至棒喝而又大壞，棒喝因付囑源流而又大壞。就禪教中分之為兩：曰如來禪曰祖師禪。如來禪者，先儒所謂語上而遺下，彌近理而大

亂真者是也；祖師禪者，縱橫捭闔，純以機巧小慧牢籠出沒其間，不啻遠理而失真矣。今之為釋氏者，中兮天下之人，非祖師禪勿貴，遞相囑付，聚群不逞之徒，教之以機械變詐，皇皇求利，其害豈止于洪水猛獸哉！故吾見今之學禪而有得者，求一樸實自好之士而無有。假使達摩復來，必當折棒噤口、塗抹源流，而後佛道可興」（《明儒學案·泰州學案》二）。趙氏雖然弱冠學禪，而以計著「名教」之心來參究，真是「劉郎已恨蓬山遠，又隔蓬山一萬重」。至于他對如來禪和祖師禪的攻擊，信口開合，崇己抑人，我慢貢高，表現了儒者的一貫陋習。從他的話裏，可見直至明末，禪宗仍將如來與祖師之禪分而為二，而學禪者一味祖師禪，置如來禪于不顧。

如來禪和祖師禪不可強分為二。我同意六祖下五世圭峰宗密禪師之說，如來禪即祖師禪。他說：

禪定一行最為神妙，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。一切妙用萬德萬行乃至神通光明，皆從定發。故三乘學人，欲求聖道必須修禪。……禪有淺有深，階級殊等。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，是外道禪。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，是凡夫禪。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，是小乘禪。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，是大乘禪（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）。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，原無煩惱，無漏智性本自具足，此心即佛，畢竟無異。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，亦名如來清淨禪（馬祖道一禪師云：「順理為悟順事為迷。迷即迷自家本心，悟即悟自家本性，一悟永悟，不復更迷……即是如來清淨禪」），亦名一行三昧，亦名真如三昧，此是一切三昧根本。若能念念修習，自然能得百千三昧。達摩門下展轉相傳者，是此禪也。達摩未到，古來諸家所解，皆是前四禪八定，諸高僧修之皆

得功用。南岳天台，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，教義雖最圓妙，而其趣入門戶次第，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。惟達摩所傳者，頓同佛體，迥異諸門」（《禪源諸詮集都序》）。

宗密的五種禪，即將愚夫所行禪分爲外道、凡夫、小乘三種，觀察義禪、攀緣如禪攝爲大乘禪，如來禪即如來清淨禪。他是意思是達磨祖師所傳的禪，即如來禪，別無祖師禪。他對如來禪，一則曰「頓悟自心本來清淨」；再則曰「頓同佛體」。又何嘗「落功助漸次」。他還說「佛說頓教漸教，禪開頓門漸門，二教二門，各相符契」。故不可偏執，更不可揚頓抑漸。宗密之說，甚合《楞伽經》意。經云：

爾時大慧菩薩白佛世尊：云何淨除一切衆生自心現流，爲頓爲漸耶？佛告大慧：漸淨非頓，如菴羅果，漸熟非頓，如來淨除一切衆生自心現流，亦復如是漸淨非頓；譬如陶家造作諸器漸成非頓，如來淨除一切衆生自心現流，亦復如是漸淨非頓；譬如大地漸生萬物非頓生也，如來淨除一切衆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；譬如人學音樂書畫種種技術漸成非頓，如來淨除一切衆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成非頓。譬如明鏡頓現一切無相（無分別）色像，如來淨除一切衆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，頓現無相無有所清淨境界；如日月輪頓顯顯示一切色像，如來爲離自心現習氣過患衆生亦復如是，頓爲顯示不思議智最勝境界；譬如藏識頓分別知自心現及身安立受用境界，彼諸依佛（報佛）亦復如是，頓熟衆生所處境界以修行者安處於彼色究竟天；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光明照耀，自覺聖趣亦復如是，彼於法相有性無性惡見妄想照令除滅。大慧，法依佛說一切法入自相共相，自心現習氣因相續

（故），妄想自性計著因（遍計自性），種種無實如幻種種計著不可得（《藏要》卷一）。

這段經文的意思是：如何能淨自心現流（即離影像、亦即自心所現相續像），則端賴於禪佛教之學，禪佛教教義有頓漸之別，即始漸終頓之義。始漸有四喻：如菴羅果之熟，如陶器之成，如草木之長，如藝術之習，皆漸集而非頓現，淨心功夫亦復如是。終頓亦有四喻：如明鏡現像，如日月照物，如藏識頓現於身及資生國土一切境界，報佛亦爾，於色究竟天頓能成熟一切衆生令修諸行，如法佛頓現報佛及以化佛，光明照耀。佛聖智慧亦復如是，頓現法相而爲照耀，令離一切有無惡見，由如幻三昧而生也。蓋聖智證如時，不藉語教自內親證，即於佛說一切法相，不取法、亦不取相，而成就一切三昧（禪定），得定心如幻，謂之如幻三昧。六祖曾云：「本來正教無有頓漸，人性自有差別。迷人漸契，悟人頓修，自識本心，自見本性，即無差別」（《壇經·定慧品》）。神會曾問六祖：「先頓而後漸，先漸而後頓，不悟頓漸人，心裏常迷悶」。六祖答云：「聽法頓中漸，悟法漸中頓，修行頓中漸，證果漸中頓。頓漸是常因，悟中不迷悶」（《景德錄》卷二十八）。頓漸二門既是「常因」，各相符契，不可偏執。「一切從此法界流，一切同歸一法界」，不可於如來禪之外另立祖師禪，更不可認爲漸劣頓優，而以之品藻如來禪與祖師禪。六祖說：經云：若云如來若坐若臥，是行邪道。何以故？無所從來亦無所去，無生無滅，是如來清淨禪。然則仰山香巖問答公案如何解釋呢？有人亦曾問滿益大師智旭：如古人云：「且喜師兄會如來禪，祖師禪未夢見在。則祖師禪應更勝於如來禪耶」？答曰：「乘言者喪，滯問者迷。汝欲以古人一時應機之談

作實法會，何異刻舟求劍，恐香巖大笑汝在」（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義疏》卷二之上）。在蕩益看來，千百年來，於如來禪之外，另立祖師禪，更於二禪之上品藻優劣，徒供香巖笑柄而已。

四、如法修行者：涅槃近因四種，前三因為境，第四因歸於行，由行乃能得果而證涅槃。如法修行者，《大涅槃經》謂法即是常樂我淨。「如法修行，即是修行檀波羅蜜，乃至般若波羅蜜，知陰界入真實之相，亦知聲聞緣覺諸佛，同於一道而般涅槃」。《楞伽經》談四大修行，較《大涅槃經》所言尤為詳盡。經云：

佛告大慧：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。云何為四？謂善分別（經謂分別是妄現，虛妄分別是執起）自心現；觀外性非性，離生住滅見，得自覺聖智善樂（意謂樂求自證聖智）。是名……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。云何……善分別自心現？謂如是觀三界唯心分齊，離我所、無動搖、離去來，無始虛偽習氣所薰，三界種種色行繫縛，身財建立妄想隨入現，是名……善分別自心現。云何善觀外性非性？謂炎夢等一切法（意謂一切物如炎等）無始虛偽妄想習因觀一切法自性，……作如是善觀外性非性，是名……善觀外性非性。云何……善離生住滅見？謂如幻夢一切性自他俱性不生，隨入自心分齊故見外性非性（意謂隨入唯自心故，見外物無有故），見識不生及緣不積聚，見妄想緣生於三界，內外一切法不可得，見離自性生見悉滅，知如幻等諸法自性得無生法忍，得無生法忍已離生住滅見，是名……善分別離生住滅見。云何……得自覺聖智善樂？謂得無生法忍住第八菩薩地，得離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得意生身（唐

譯意云由知心意意識等轉依得意生身）。世尊意生身者何因緣？佛告大慧：意生身者譬如意去迅疾無礙故名意生，譬如意去石壁無礙，於彼異方無量由延因先所見憶念不忘，自心流注不絕於身無障礙生。大慧如是意生身得一時俱。菩薩摩訶薩意生身（由）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相莊嚴聖種類身一時俱生，猶如意生無有障礙，隨所憶念本願境界為成就眾生得自覺聖智善樂。如是菩薩摩訶薩得無生法忍住第八菩薩地、轉捨心意意識五識自性二無我相身及得意生身、得自覺聖智善樂，是名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，當如是學（《藏要》卷二）。

《楞伽經》談菩薩四大修行，與餘經單言六度者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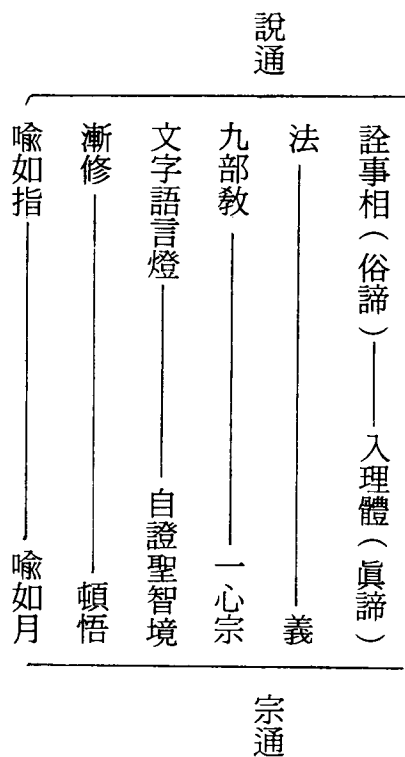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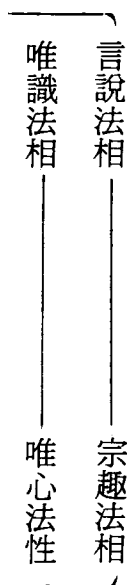
（一）觀自心所現。如何觀法？一觀是自心；二離我所；三無動搖；四無去來；五執習氣所薰；六色行名言繫縛身及器世間隨計之所顯現。（二）善知外法無性（「觀外性非性」）如何善知？一知外法無性；二戲論所起；三如陽燄夢境毛輪非無非實。（三）離生住滅見。如何離？一觀法如幻；二俱不生；三隨心現；四無外物；五識不起；六無積緣，七分別為緣起。（四）樂求自證聖智。

佛法重在對治，而以治心為主。先立正見，繼之實證，則種種惑倒自息，謂之對治。實踐對治謂之修行。原文瑜伽為結合義，以「相應」二字意譯，表與餘法相聯也。佛說不外教理行果四部，瑜伽言行，其相應者，即與教理果相應也。經謂具四法成大修行，即觀自心所現故；善知外法無性故；離生住滅見故，樂求自證聖智故。四法實為一法，即《勝鬘經》所謂眾生前七識剎那不住不受眾苦，惟如來藏「種諸苦得厭苦樂求涅槃」為因之

故，衆生乃能專求自證聖智。證智所見即佛所見，證智之境即是涅槃佛境。今此所求即爲證見佛境，有此求乃有此事，生此行，而成相應實踐歸趣於佛果也。行與理相應者，理爲教之所詮，究竟之理即涅槃，故行與理相應即行與涅槃相應也。《楞伽經》談涅槃之處甚多，前面已談到與外道四涅槃相對之內法四涅槃，而卷三對涅槃又舉二十三種異解，唯第二十三離六不寂得如幻等諸大禪定爲正涅槃。六不寂者一不著外性（不取外境）；二離於四句見如實處（遠離四句住如實見）；三不墮自心現妄想二邊（不墮二邊）；四攝所攝不可得（離能所取）；五一切度量不見所成（不入諸量）；六愚於真實不應攝受（不著真實）。外境等六事皆不寂之因，離此六事即與理與寂相應。「得自覺聖法、知二無我、離二煩惱、淨除二障、永離二死、上上地如來地（轉修諸地入於佛地）、如影幻等諸深三昧（得如幻等諸大禪定）離心意意識說名涅槃」。

### （八）宗通與說通

宗通與說通，不但是有關禪宗的一大問題，而且是有關宗門和教門乃至整個佛教的一大問題。宗通唐譯曰「宗趣法相」，有唯心法性、一心宗、義、自證聖智境、頓悟諸義喻如月；說通唐譯曰「言說法相」，有唯識法相、九部教、法、文字語言燈，漸修諸義喻如指」。二者相對如圖：



《楞伽經》卷三佛告大慧：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，謂宗通及說通。經云：

宗通者，謂緣自得勝進相（唐譯謂「自所證殊勝之相」），遠離言說文字妄想，趣無漏界自覺自相，遠離一切虛妄覺想，降伏一切外道衆魔，緣自覺趣光明輝發（唐譯云「離於文字語言分別、入無漏界、成自地行，超過一切不思議覺，伏魔外道生智慧光」），是名宗通相。云何說通相？謂說九部種種教法，離異不異有無等相，以巧方便隨順衆生如應說法令得度脫，是名說通相。大慧汝及餘菩薩應當修學」（《藏要》卷三）。

宗通者，謂三乘人自資糧位以加行智無間行持，一念相應證真如理，名「緣自得」。至二地住戒自在，無證所證，名「勝進相」。以如實智達名義語言有能詮名與所詮境，此之能所皆分別假設，所謂約定俗成，自性本無，並非實有其事，即能所空，故云「遠離言說文字妄想」。菩薩自二地至地盡，以修道智，趣無漏等位，永斷障愚煩惱，故云「遠離一切虛妄覺想」。降伏衆

魔，窮未來際利樂有情，頓證佛果圓滿轉依，心光永耀，故云「緣自覺趣光明輝發」。此菩薩從因至果，逐步見性明心，頓證涅槃境界，名宗通相。菩薩善達法體本空，隨器以成方圓，故能離四句，絕百非，巧便隨機，應病與藥，說九部種種教法，令衆生得度生死長河而登解脫彼岸，名說通相。參禪學佛者，既不可掃除文字一法不立，執宗而遺教；亦不可奔逐名相、數寶說食，執教而棄宗。自利利他，宗說二通，不可或缺，故誠令修學。

宗說二通爲何缺一不可？蓋宗通爲諸佛菩薩自內聖智所證之境，境者義也；說通爲方便度生、離文說法之教，教者語也。語與義不一不異。《解深密經·分別瑜伽品》佛爲彌勒菩薩說禪定要義，即云修奢摩他毗鉢舍那（即止觀、即禪定）諸菩薩衆要知道法知義。五相知法：一者知名、二者知句、三者知文、四者知別、五者知總。十相知義：一者知盡所有性，二者知如所有性，三者知能取義，四者知所取義，五者知建立義，六者知受用義，七者知顛倒義，八者知無倒義，九者知雜染義，十者知清淨義（《瑜伽師地論》卷七十七言五相知法、十相知義，與此經所言一致）。《集異門論》（卷十七）云：「知法者，謂正了知如來教法。謂契經、應誦、記說、伽他、自說、因緣、譬喻、本事、本生、方廣、希法、論議，是名知法。知義者：謂正了知彼彼語義，有如是如是義，是名知義」。知法即說通，知義即宗通，二者同修，缺一不可。故經又云：

佛告大慧：云何爲語？謂言字妄想和合，依咽喉唇舌齒斷頰輔因彼我言說妄想習氣計著生，是名爲語。大慧云何爲義？

謂離一切妄想相言說相，是名爲義。大慧菩薩摩訶薩於如是義獨一靜處，聞思修慧緣自覺了向涅槃城，習氣身轉變已自

覺境界觀地地中間勝進義相（唐譯云「以聞思修慧思惟觀察，向涅槃道自智境界，轉諸習氣，行於諸地種種行相」），是名菩薩摩訶薩善義。復次大慧善語義菩薩摩訶薩觀語與義非異非不異，觀義與語亦復如是。若語異義者則不因語辯義，而以語入義如燈照色（《藏要》本卷三）。

所謂語者，乃名言習氣種子發起欲言現行爲因、外假咽喉唇舌等七處爲緣，加之現行念念計著，令彼因緣和合，言語方興，以之詮表諸法，故名爲語，以此顯示語言空相。所謂義者，乃聖智所入真如境界、離一切妄想，量越虛空，體超沉淪，言語道斷、心行路絕，名之爲義。依聞思修三慧、觀照唯心境界，依此薰修，令轉習氣之因，苦身之果，行於諸地轉識成智，斷障證真，乃名眞善義。因語與義不一不異，故能因語辯義，而以語言證入第一義。所以禪師們主張「藉教悟宗」。不過徒依語言文字實不能顯示自證聖智境界，所以經又云：

大慧若有說言如來說墮文字法者，此則妄說，法離文字故。是故大慧我等及諸菩薩不說一字答一字。所以者何？法離文字故；非不饒益義說，言說者衆生妄想故。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（唐譯斷）。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緣覺聲聞，若無者誰說爲誰。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莫著言說，隨宜方便廣說經法。以衆生希望煩惱不一故，我及諸佛爲彼種種異解衆生而說諸法，令離心意意識故，不爲得自覺聖智處（《藏要》本卷四）。

娑婆世界的佛法，乃依釋尊四十九年所說的十二分教義而建立。若佛不說法輪斷絕，三乘賢聖亦無從產生。故法體雖離語言文

字，不妨爲饒益衆生隨義離文而說諸法，無說之說，以破衆生妄想分別耳。就自證聖智真實義言，故云「四十九年未說一字」。由於芸芸衆生種姓不同，希望煩惱不一，故佛方便善巧應病與藥，令其服行，俾離心識虛妄分別，不爲得自覺聖智者而說。就此義言，故云「四十九年未顯真實」（見《無量義經》）。《楞伽經》又云：

如爲愚夫以指物，愚夫觀指不得實義。頌云：如愚見指月，觀指不觀月，計著名字者，不見我真實。……是故大慧，於真實義當方便修。真實義者微妙寂靜是涅槃因；言說者妄想合，妄想者集生死（同上）。

實義是涅槃因，言說是生死流，是故不能如言取義。禪宗有一則「見性成佛」的公案，就是發揮此義的。天台山雲居智禪師，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？師曰：「清淨之性本來湛然，無有動搖，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舍，體自儻然。如是明見，乃名見性。性即佛，佛即性，故云見性成佛」。曰：「性既清淨不屬有無，因何有見」？師曰：「見無所見」。曰：「無所見因何更有見」？師曰：「見處亦無」。曰：「如是見時是誰之見」？師曰：「無有能見者」。曰：「究竟其理如何」？師曰：「汝知否？妄計爲有，即有能所，乃名爲迷，隨見生解便墮生死。明見之人即不然。終日見未嘗見，求見處體相不可得，能所俱絕，名爲見性」（《景德錄》卷四）。

《楞伽經》述古佛教義百八句以無相爲宗，述今佛教義五法三自性、八識二無我，以一切唯心所現自證所行而爲其宗。百八句最後結以文字句。第一義諦依文字入，而不可執文字相，所謂

得意而忘言是也。百八句皆文字，示人依文字求實相，得依義不依語之善巧，故以文字非文字結之。義即境界，語爲文字，以語詮義，無語亦難了義。不依語者，語非究竟，非不須語表詮也。說語不究竟者，如以理趣言，厥有二類：一者自宗理趣，二者言說理趣。經所謂「說通及自宗通」者是也。蓋語只限於言說，但指義之方便，若以方便爲究竟則墮口頭禪而有清談戲論之弊。自宗理趣，乃心之所宗，即所依義，故依宗而不依言說，以言說能引起虛妄分別，而障實義顯現耳。

根據以上諸義，所以歷代禪師有的主張禪即教說，如直接從六祖慧能受心印的慧忠禪師。有的主張禪教一致說，如前所提到的圭峰宗密禪師與羅漢宗徹禪師（人問如何是南宗北宗？師曰「心爲宗」。僧曰「還須看教也無」？師曰：「教是心」《景德錄》卷十二）。有的認爲禪與教都是方便施設。如鼓山神晏禪師云：「佛法是建立之教，禪道乃止啼之說。他諸聖興來，蓋爲人心不等，巧開方便遂有多門，受疾不同處方還異。在有破有，居空叱空，二患既除中道須遺。鼓山所以道：句不當機，言非展事，承言者喪，滯句者迷，不唱言前，寧談句後，直至釋迦掩室，淨名杜口（維摩丈室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，以言顯於無言，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，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，故默然收前言語）。他有偈示衆云：「直下猶難會，尋言轉更賒。若論佛與祖，特地隔天涯」（同書卷十八）。爾後與他們主張相契的，代不乏人。

我們認爲參禪學佛者應知第一：藉教悟宗，禪教一致，義語不一不異；第二：語言文字之分別，不能顯示自證，故不可如言取義；第三：實義是涅槃因，言說是生死流，故不可停滯於名相



清淨的表義。

(五)妙喜刹土中諸弟子，不住精舍，但露地坐。這跟西方淨土的九品蓮台，可謂大異其趣。然而卻正恰如寧瑪派行人之不樂住寺院，離衆而修。龍清曰尊者(Long Chen Ral Jam Pa)於《四法寶鬘》中，強調「屏侍從、離親友、居於淨所」；「交遊亦實有無窮過失。」此所謂交遊，當然不是指世俗交遊，而是指聚衆參學之類。

以上五點，似皆可證成妙喜國土跟密乘的關係。

此外，由密乘修法的特點，亦可看出跟妙喜刹土的淵源。

事續部及行續部，皆有三部密續，即如來部、金剛部與蓮花部。金剛部尊爲不動如來，蓮花部尊即阿彌陀佛。這樣建立三部，顯然便是以三部壇城，分攝釋尊的化土，以及東西二淨土。名之爲蓮花與金剛，則顯密喻義分明。故金剛部壇城，亦即密乘妙喜刹土。

瑜伽續部，建立如來、寶生、蓮花、事業、金剛五部。較事行二續部多出寶生與事業二部，用意爲以五部配合五智、五大等。然寶生部爲出世間事業，事業部則爲世間事業，二者各有側重，因此仍然可以看成是釋尊化土與東西二淨土爲主，再加上世出世法。

無上續部建立六部，即五方佛五部與第六金剛持部。唯修法時，行者無論實際上面對何方，於觀想時必視爲面對東方。自成金剛持後，修對方不動佛，既畢，逆時針方向輪轉，南方寶生佛即居於東方之位。既畢，又順輪至西方阿彌陀佛移居東方，最後爲北方不空成就佛。此種修法，顯然重視東方，由此亦可知東方妙喜國與密乘的關係。

(未完)

(上接第18頁「求那跋陀羅對中國禪宗之貢獻」)

分別之上，而永墮輪迴；第四：特別重要的是多聞薰習，要善於驅使語言文字，而不要爲語言文字所驅使。六祖慧能大師有個著名的偈子：

心迷《法華》轉，心悟轉《法華》。

誦經久不明，與義作仇家。

無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。

有無俱不計，長御白牛車(《壇經·機緣品》)。

這個偈應作宗門和教門共同遵守的座右銘。歐陽先生指示參禪學佛的途徑亦云：「法當由唯識言說法相，入唯心宗趣法相，法當禪宗趣法相，參印心言說法相」(歐陽漸：《楞伽疏扶》卷一)。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宿昔」。時雖末法，而聖教猶存。是在智者，擇而趣之。

綜上所述，我們可以說求那跋陀羅對中國禪宗的貢獻，由《雜阿含》而《大法鼓》而《勝鬘》、而《央掘魔羅》、至《楞伽》而達到頂峰。所以我國禪宗初祖達摩雖云「教外別傳、不立文字」，而又以四卷《楞伽》傳二祖，並云：「震旦唯有此經，可以印心」。然則所謂「教外別傳」者，實以《楞伽》爲教內之真傳也。五祖弘忍雖傳《金剛》，而亦擬請盧珍畫《楞伽》變相。六祖講三身四智，則發揮《楞伽》所傳今佛要義。其後五家七宗祖祖相傳，門風雖殊，而所唱者亦不出《楞伽經》義。故曰《楞伽經》者，「諸佛自覺之聖智，衆生本有之靈知，一乘頓教之玄綱，禪門印心之要訣也。」(普真語)

(未完)